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ft, pinkish-purple watercolor wash. On the left side, there are clusters of pink and red cherry blossoms with green leaves.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, there is a faint, dark silhouett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multiple eaves, possibly a pavilion or a gate.

相思画眉

I 浅草茉莉 ◎著

我愿与你做七世夫妻，
每一世都不会错过寻找你的身影。

远方出版社

浅草茉莉◎著

相思



I
Xiang si hua mei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相思画眉 I / 浅草茉莉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80723-470-8

I. ①相… II. ①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0488号

相思画眉 I

浅草茉莉 著

作 者: 浅草茉莉
策 划: 花园文化
责任编辑: 云高娃

远方出版社

地址: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 30

版次: 2009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723-470-8

定价: 48.00元(全两册)

字数: 400千字

印数: 1-10000册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★
最深情天后

浅草茉莉

日本OL女郎的亮眼外型，
168公分的高挑身材，
将写作当休闲活动，
计算机是工作之余的谈心对象，
立大志成为罗曼界的第一。

责任编辑：云高娃
装帧设计：花园文化



金雀皇朝 I 绿光◎著

每本24元



金雀皇朝 II 绿光◎著

每本24元



相思画眉 I 浅草茉莉◎著

每本24元



相思画眉 II 浅草茉莉◎著

每本24元



花园文化
Shenzhen Garden



相思画眉

I
Contents
目录

第一章/ 暴戾主子	001
第二章/ 冤家路窄	014
第三章/ 为母卖身	027
第四章/ 简王入狱	041
第五章/ 为父求情	050
第六章/ 各怀心思	060
第七章/ 有客来访	075
第八章/ 尽释前嫌	087
第九章/ 突生变故	099
第十章/ 饮鸩自尽	112
第十一章/ 劫后重逢	125
第十二章/ 意外小产	135
第十三章/ 遭人奚落	145
第十四章/ 忍气吞声	156
第十五章/ 以牙还牙	167
第十六章/ 皇上密旨	180
第十七章/ 七世夫妻	192
第十八章/ 不治之症	206
第十九章/ 真相大白	219
尾 声/ 雨过天晴	229



第一章

暴戾主子

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有条不紊，工整无匹。

这就是十七贝勒永璘的府邸。

然而——

“这是什么？”大厅上，有人瞪大了剔透的眼珠子。

“回小总管，这是……茶几上的一粒沙。”小婢女惊恐地回答。

“沙？”大眼眯成了一条如刀刃般的细缝。“哪来的？”

“今……今几个吹东……东南风，风大带来的……”

瞪着那粒宛如仇人的沙。“消灭它！”一声令下，厅上立即涌上十几个人，就为了对付一粒沙。

须臾后，茶几上的沙已然灰飞烟灭，厅上也更加焕然一新，就连墙角细缝里也见不着一粒……不，单位不对，连一粉末的尘埃也休想生存。

有人总算满意。

“贝勒爷回府了！”忽地外头仆从来报。

眉略扬。“今几个倒是早了些，备去！”

“喳。”十几个奴仆动作利落地全撤了去。

随即上身穿锦绣纱袍的男子，慢吞吞地步入厅堂。



他鼻高凤眼，唇薄微翘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心思刁钻得令人发指。

只见他气度慵懒中透着显贵，散漫的眼神在厅上巡视了一圈，对环境满意后才落坐。

一坐下，两个丫环立即上前，掸去了他由外带回，在金边肩嵌上的银白雪花，墙角边的三具炉火也同时烧上炭火，一盅烫口参茶已有人双手奉上。

男子啜了一口参茶，懒洋洋地轻蹙剑眉，片刻后才有人换去他手中的参茶，改呈上黄山毛峰。

这味茶品产自安徽黄山，由于茶身白毫披身，且茶区位于黄山，因此被称为黄山毛峰，其味甘醇，香气如兰，韵味深长。

这可是贝勒爷的最爱，每日总要饮上一杯以上。方才因为贝勒爷提早归来，厨房来不及泡开备上，这才先呈参茶应急，不过还是让主子皱了皱俊俏的剑眉。

至于主子身旁的人儿更是懊恼得美目一瞪，那负责沏茶的家伙，立即抖得犹如风中残烛。

“去！”女人冷下脸，精致的容颜有着令人惧怕的神色。

沏茶的仆役脚都要软了，但还是爬呀爬地出了厅堂，自己上柴房，那儿已有两个手持长棍的太监在等着他。

他眼角含着一泡泪，又不敢哭出来，咬着牙趴上板凳，被打足了二十板，几乎屁股开花，才被人抬进药房里上药去。

厅上，众人谨慎恐惧地瞧向小总管，就盼她息怒，别再动气，也祈祷待会别再出状况。

“贝勒爷，您要提早用膳吗？”有人恭敬地上前问。

“待会吧，今几个朝中没什么事，所以回来得早了点，可也没什么胃口……”话说着，声音小了，目光放在那问话的人袖子上的一点污渍。

一察觉主子的目光，那人脸色顿时大变，可瞧的不是主子，而是主子身旁寒着脸的小女人。

“去！”

又是这个字，因为惊慌得寸步难行，立即有人将那人拖出大厅，没多久，厅后又多了一名臀上开花的伤兵。

两个人消失，主位上的人还是一副懒散的调性。“恭儿，这又是何必呢？”

听听这口气，像是在责怪她苛刻？站在主子身旁的女人暗暗白了他一眼。阴险！“犯了错就该罚，没什么不对。”她冷冷地回说。

“嗯。”他啜着茶慢应，对她的行为再无异议。

见状，一群奴仆全都悲愤地望向自个主子，不解他为什么对这女人言听计从？

众人皆知，这位小总管的出身不洁，她的阿玛是已被夺去爵位的不肖皇亲，她原本格格的身份也随之不存在，还听闻她是贝勒爷在青楼妓户买回来的，能以这样不洁与不堪的背景，让他们眼高于顶的主子不嫌弃地收留重用，甚至爬上……总之这女人对主子真的有一套，能将他服侍得服服帖帖，大伙原也是乐见的。

只是偏偏这女人的性格实在难以相处，心肠更是少见的狠毒，对下人严厉到不行，稍有犯错即让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如此讨人厌的人，主子却任她待在身边胡作非为，奴役众人，府里上下对她简直是敢怒不敢言到极点了！

所以这会只能私下偷偷地埋怨贝勒爷识人不清，养了一个可恶的女人在身边狐假虎威。

“贝勒爷怎会早归？”恭卉无视于四周隐隐传来的怨气，径自问。

“没什么事，自然就早早回来了。”他啜茶时，一滴茶水溢出杯缘。

是早早回来找麻烦的吧！

她使了个眼色，立即有人为他送上一方干净的白绢，他拭手后，太监将之放置在托盘上，待会得重新洗净熨平。

见他仰起头瞧着外头的天色，恭卉盗着汗，满心乞求地问：“贝勒爷想出去走走吗？”

他收回欣赏外头天色的目光，摇了摇头。“不了，外头虽日丽怡人，还是比不上房里的温暖幽静。早膳送进我房里，你进房陪我用膳吧。”

她脸色一变，还想推托，他已弯身掸了一下衣摆。“我已经饿了，走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入内。

至此，恭卉正张着口要说什么的嘴只能虚张着，盗出的汗完全不客气地大滴落下，让她旗装领子上湿了一圈。

※ ※ ※

“那茶不过慢了一刻送到，污袖也是才刚不小心沾上的，我已罚了人，您别再为难人了。”随着主子一进房后，恭卉马上说。

“不过是打了几板子，能算罚吗？”永璘清清冷冷地笑着。

“屁股都皮开肉绽了还不算罚，您太严厉了！”她不平地抿嘴。

外头都道，她是贝勒府里的母老虎，人人惧她如鬼神，说她洁癖成性，难以与人亲近，又说她刁钻难搞，有虐人癖好，宛如蛇蝎美人，殊不知……

“照我说，像这样行事不严谨的奴才，该要抄家，又或者打瘸他们的腿，才能让他们终身受教，莫再疏忽大意，脏了我的眼，误了我的事！”他俊美的脸庞在慵懶中笑得狠戾。

这才是永璘的真面目，一个有严重洁癖，稍不如意就将人整死的家伙！

这些年她帮他“除尘灭菌”，因若稍有东西脏了他的眼，他就想置人于死地，为了救人，她常挡在前头先他一步罚人，让他发不了脾气也下不了手段，所以外人见她严厉，将她当成豺狼虎豹，殊不知这黑锅她是背得冤枉了。

恭卉恼怒地憋着气回话，“这些年若照您说的做，这贝勒府转眼就要成了停尸间，谁还能好端端地活着伺候您？”

他挑眉瞥她，似笑非笑。“你这话不实在，我对你可不薄，至少这些年你犯了不少错，我都没拿你开刀，若有心，你不早已粉身碎骨？”

她暗自呻吟。他所谓的犯错就是不小心打破杯子，或者在身上沾了块污渍，再不然就是弄皱了他的衣物吧？若这些事得以死谢罪，她是早该死上千千万万回，可她没死并非因为他的厚待，而是因为他找到了另一种方法罚她。

“是是是，贝勒爷说得是，您对恭儿的恩德有如滔滔江水永不止息，恭儿谨记在心，没齿难忘，至少今生感恩图报，会一辈子供您使唤。”她低着头，用求饶的语气说。

可这话听在永璘耳里，就成了挖苦之词，他立即细眯起眼。“你过来。”

她一惊，低着头，瞪着眼瞧着地上。糟了，惹恼他了，在进房前就警告过自己遣词用字要小心，结果还是没管好自己的舌头，这下……

“贝勒爷，现在是白天，况且您昨几个晚才……”

“昨晚如何，不就都是昨晚的事了？白天又如何，又不是不曾有过。”他态度轻佻到令人想磨牙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您还没用早膳……”她眼珠子转向进房前奴仆就已布好的一桌子膳食。

“可以待会再吃。”

“待会就冷了！”

“冷了也罢，横竖我胃不饿，饿的地方另有他处。”他笑得邪魅。

“又饿……昨晚已经三回了不是吗……”说着，她小脸红透，艳丽无双。

“不是说了，过去的事别再提。”永璘索性起身走向她，看准她光洁的右耳，凑上前，轻吻着，她身子立时起了一阵颤栗。

“不……”

“不要？”他轻咬了一下她的耳垂。“这些年来这句不要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哪一回真能不要？”他再咬一口，她微微痛缩了一下。“还是你这就叫欲拒还迎，猜测我喜欢这味，用这方式来留住我的胃口？”

“不，我没想过留住，倘若您有其他胃口，恭儿并不反对，也决不留人。”

闻言，他沉了呼吸，表情有了转变。“是当真不在乎……还是料准我好洁，不轻易换女人，以免弄脏我的身？”他伸指在她的肩嵌内勾出她的内兜系统线。

“……您找的都是好人家的女人，怎可能会脏污您的身子？”她黯然地说。

自个儿不过是他其中的一名玩物而已，其实说穿了，她跟他养在后院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两样，他现下说的这些话，实在让人听不下去。

“是吗？”他冷笑。“可偏偏你就是我由妓户里买回来的，你是我身边最不洁的一朵野姜花，而这朵花还在我身边一开开了五年。”语带讽刺。

恭卉闭上带着复杂神情的眼睛，似乎早习惯他带刺的说话方式。“我这朵不洁的野姜花您随时可以摘除，只要您一声令下就可以。”

“是吗？事情有这么简单容易？”永璘倏地手一扯，技巧高超地将她的内兜直接扯出，但外袍无损，内在春光一片。

她咬着唇不发一语，只感觉身体直接贴在外衣上，外衣粗糙的触感，摩擦得让她起了疙瘩。

他勾唇冷笑，用洁净无垢的大手按揉着她的裸肩，下一瞬，手掌带着羞辱意味地向下探去。“问题是，你的表现告诉我，你也想要我，这骗不了人的。有种花象征热情，称仙人掌，你就像带刺的仙人掌，热情又危险……”说着，撕开她的外袍。

细嫩的肌肤乍然接触到冷冽的空气，让恭卉冷缩了一下，她气愤地望着他。“也有种花的花语叫节制、节欲，杜鹃花的寓意不知贝勒爷听过没有？”这随心所欲的恶霸！

盯着她，永璘双目不再冷然，伸出手拉住她。“你口舌越来越伶俐了，是让我给宠的吗？”她肤如凝脂，一如五年前第一次所见时的粉嫩撩人。

“是让您给逼的。”她的脸克制不住地发烫起来，别过头不敢再看他。



“逼？我将整个贝勒府都交给你管了，你督促不周，让下人连连出错，还不许我亲自处置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该替他们承担后果，不是吗？”

“哼！”她恨恨地瞪。

永璘低笑，特爱见她发恼的模样。

他似有若无地勾唇，眸光始终意味深长，伸出一指勾勒着她的曲线，撩拨着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最爱你这身肌肤，就像一块上等的油脂凝结后一般细腻，让人爱不释手……”他吻上她白净的颈子，她想避开，但已有一只手掌圈住她的后颈，让她无从闪避，只能任他在她洁白的颈项上放肆，也任自己的心怦怦然的，平静不下来。“还有……我也爱见你伶俐的笑容，美极了……”

他是一个矛盾的人，有时可以对她极为温柔，可下一刻，却又可能变得冷酷无情。

若不是她太清楚这张诱惑十足的脸庞后是个怎样邪恶的灵魂，或许她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这薄凉的家伙，误会他真对她有什么迷恋。

像是要印证她所想不假，永璘的吻瞬间转为侵略，手也加了力道，几乎拧痛她的肌肤。

这是个惩罚的爱抚，惩罚她的不逊，惩罚她的多管闲事……他喜欢别人犯错，喜欢这样罚她，这样让她生不如死。

她抗拒不了他，总是无力抵抗，只有接受，只有迎合，只有付出自己。

“贝勒爷……”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的心跳几乎停止，她脸泛红潮喘息着，像在天堂。

“恭儿，你真是我身边最好的女人，这让我想起了五年前第一次遇见你。”

她身子顿时一僵，潮红尽褪。

总是这样，天堂之后，他便会立即让她看清，地狱的模样。

※

※

※

京城最著名的烟花地、温柔乡，绝非秦淮楼莫属了，这里的姑娘个个貌美如花，手段迷人，让流连花间的恩客们无不趋之若鹜，争相撒上大笔银两只为与这里的美人共度一夜良宵。

“我说永璘，你孤僻得很，大伙没见过你玩女人，今儿个是你二十大寿，说什么都要送个女人让你销魂一夜。”特别席上，围着一桌子年轻的王孙贵胄，这几个人个个矜贵，来历非比寻常，此刻说话的正是景王府的世子，豪其。

“就是说嘛，咱们几个兄弟年纪相当，可府上的福晋、侧妃、小妾都不知讨了几个，就你一个还是这般守身如玉，真让人看不下去。”欲亲王的二儿子多泽，满脸疑惑地瞧着好友。

“别说咱们不够兄弟，明知道你洁癖还带你到烟花地找女人，这回这个可是咱们几个兄弟千挑万选才瞧上的清倌，保证没人碰过，绝对脏不了你的身，这丫头就交给你开苞了，你可别让咱们失望啊！”普郡王家的贝子普贤手一伸，指向站在角落的小人儿。

这小女儿大约只有十五六岁，五官明朗，生得唇红齿白，有一双仿佛会说话的水汪汪大眼，身着锦缎淡色旗装，外头套了件绣花短坎肩，腰间系上红绿相间的绸带，正好衬托出她苗条的身躯和青春的娇媚。

可惜，小人儿神情紧张，站在墙边如风中落叶般抖着，娇俏的小脸上满是惊慌，那若凝脂般的肌肤白得像外头的冬雪。

几个贵公子口中的永璘神态则是懒洋洋的，颇不以为然地随着普贤的手指方向望去，俊雅的眉头逐渐凝紧。

这人的来头是不小，正是乾隆帝的十七子，也是最疼爱的小儿子。

永璘瞧着那小丫头，步履如风，轻慢地走上前，一指托起她的下巴，凝视她惊惧的眼睛。这眼儿大而明亮，确实出色，可惜美人他见多了，身旁围

着他的公主、格格个个都拥有得天独厚的美貌，他对美人早就免疫，于是松去钳住她秀颀的手。一个妓女，哼！脸上有些不屑。

他似乎对她没兴趣？在他松手的刹那，小人儿双眸微弯，露出了整齐洁白的贝齿，松了口气地绽出一抹放心的笑意。

永璘眼角一闪，瞥见了，竟有些出神地望向她大小适中的樱唇……

几个贵公子立即相互望了一眼。可瞧对眼了不成？

很好，这嘴刁的家伙总算有反应了，也不枉他们今几个晚上用心的安排！

永璘瞄着她纤细的身躯，瞥了身旁太监一眼，太监立即上前捧高她的手，他看向她细致的掌心，这是一双没做过粗活的手，手指像柔草的嫩芽般柔软。“你出身应当不差，怎会沦落风尘？”

“我……”没想到他会这么问，小人儿收起几乎让人不察的笑纹，表情变得谨慎恐惧。

“说，我问的话没听见吗？”为什么不希望得到他的青睐？从没人排拒过他，而她一个妓女竟敢拒绝他？

“我阿玛是简王，多庆。”也许被他藐视的口吻激到，一阵挣扎后，小人儿抬头迎视他，说出自个的出身。

“简王？”众人脸色一变。

“一个月前被万岁爷换了宗牒的多庆王爷吗？”多泽讶异地张大嘴。

“那个畏罪潜逃的贪污王爷？”豪其也吃惊不已。

“天啊，你一个皇亲格格怎么出现在这里？”普贤也是摇着头。他们询问过老鸨，只确定她身子清白，尚未接过客，还是个美人，这才精心安排要将她送给永璘当寿礼，哪知她的身份竟是个格格？

她咬着唇，不堪地低着首，后悔不该一时冲动地说出自己的身份。

“普贤，你问错话了，她以前是一个格格，现在不过是个低贱百姓，待在这里又有何突兀的？”永璘用那双带着玩味的眼眸看着她。听说简王不仅畏罪潜逃，还抛家弃女，只带着自个宠爱的侧福晋逃了，留下妻女举债度



日，这事在京城已传开，人人都对简福晋的下场感到悲凄，想来这丫头必是苦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才选择一条最轻松的路走，出卖自个换得富贵。

他思及此，孤傲的神色中多了一抹鄙视。

这眼神深深刺伤了她。“是，我不再是个格格，我现在是妓女，贝勒爷身份贵重，来到这纸醉金迷之所寻花问柳，请问您要花钱买我一夜吗？”她抬高下巴，忿忿地瞪着这个话中带刺的家伙，双目如火。

他这才望向那全身怒气、双颊火红的容颜，却发觉愤恨的神情竟没减损她的美，反而是让美丽注入了生命般更加鲜活，这是会让山水失色的怒容，他非常受吸引。“我记得简王只有一女，唤……恭卉，是吧？我应该没记错。”他思索后微笑。

恭卉将眼神投向别处，对于他的笑脸反而感到不安起来。“在这里我不叫恭卉，只是一个待价而沽的女人。”要不是阿玛的胡作非为，她也不会沦落至此，虽恨，却无从逃避。

“可惜我不买有价的女人，因为我嫌脏。”他撇嘴。

“你！”这人还真懂得羞辱人！“你嫌我脏，我还嫌你嫩呢！你的兄弟们方才说你守身如玉二十年了，我瞧你才比我更没见过世面，生涩得像株含羞草吧！”她脸庞染上极为恼怒的红晕，竟反唇相讥地说出这等话。

众人莫不倒抽了一口气。这丫头好大的胆子，敢这么同永璘说话？因为万岁爷的极宠，养成永璘目空一切的性格，无人敢对他轻慢，况且还是说出如此侮辱男人尊严的话，这丫头不要命了？

“你说什么？”永璘凝滞不动地望着她，脸上果然一片冰寒。

“我说你若玩不了女人，就别来这种地方！”她毫无惧怕地与他四目相对，双眼几乎要冒出火光。

他黑若星子的眼眸凌厉一扫，再次发现眼前的丫头怒起来的模样实在让人分神，尤其是那发火的双眸，让他的视线一直无法移开。这张倔强的脸，以及同样皇族出身的身世，出乎意料地引起他的兴趣了。

“你没试过怎知我不行？”他慢步逼近。



“你嫌我脏不是吗？”这男人将她逼到角落，无处可退后，她脸色惨成死灰。他想做什么？

他不怒，唇畔噙笑，面对她所显露的笑容越加光彩耀人了。“你身处之地脏，但你是个清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勉强一用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一愣。

“德兴。”他回头低唤。

一名看似身份不低的太监立即捧上一袋沉甸甸的银两上前，永璘取过银两，就往她身上丢去。

恭卉抱着装着银两的袋子，开心地笑了。好重！里头少说也有百两，额娘有救了！

见她抱住银两即露出笑靥，永璘冷哼一声，表情除了讥诮还是讥诮，对她的胃口又有点消失了。

“果然是穷怕了，见到钱就眼开，确实适合当个送往迎来的烟花女。”

这句话让恭卉全身瞬间刮起刺骨寒意，捧着那袋钱，脸上的笑容冻碎了。

“永璘，别这么说，既然知道她是一个格格，咱们就别为难她了，咱们兄弟另外为你找女人吧。”豪其素来知道永璘对人表面散漫冷漠，实则严厉不苟，生怕这个瞧来脾气也挺硬的前格格落入他的手中，恐怕会得到残忍的对待，于是出声说。

“是啊，她阿玛无义，让她沦落至此已经够悲惨的了，让她走吧，我已与老鸨说好，要她多准备几个清倌，防的就是怕你对女人挑剔，所以多备了几个，这女人你若不入眼，要老鸨唤来下一个就是。”普贤也道。原该是个天真的娇娇女，却落得卖身讨生活，真是情何以堪。

原本失去的胃口，因几个兄弟这么护人的表现又回笼，他没来由地感到不满，反而又想要人了。“不用唤来下一个，我就要这一个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就连多泽都同情地看向恭卉，后悔没查清楚她的来历，就贸然听信老鸨的推荐，将人送到永璘跟前。